

滕阁听风

# 乡音



彩色插图 张敬甫  
第 01 页 一次  
第 02 页 二次  
第 03 页 三次  
第 04 页 四次  
第 05 页 五次  
第 06 页 六次  
第 07 页 七次  
第 08 页 八次  
第 09 页 九次  
第 10 页 十次

# 千淘万漉始到金

□ 王一民

恩爱，生下一男一女，女孩上小学了，男孩尚小，喜欢听母亲讲故事。时间走到改革开放之初，生活充满希望……但是，在幸福的外表下，仍有暗流悄然涌动。例如，每天，男的收工回来，往椅子上一坐，张口便问：今天几个鸡生蛋了？女人一边回答一边提着洗脚盆服侍丈夫洗脚。或者，男的一边抽旱烟一边说，栏里那头肉猪可以卖了，明天一同到供销社卖猪。女的柔声说，我随你。在这个家里，一切丈夫说了算。卖了猪，整百的大钱男的存进银行，余下的几十块零钱，才给到老婆手里。女的本来想买一件外套，到了柜台边又舍不得，转身买了一个小猪崽装在箩筐里，还帮丈夫买了包好烟。丈夫对于妻子的克己行为无动于衷，心安理得。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不料有一天，女的肚子痛，以前也经常痛，但这回痛得厉害，走不动路，男的这才带她去检查，发现是肝癌……听到这里，洪道扶着桌子（他腿脚不便）站起来，点点头说，乡音乡音，“大音希声”，你能从农村大地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让我肃然起敬。这个题材有内涵。转头对胡炳榴和肖惠琴说，你们讨论一下，帮助他完成。洪老的肯定坚定了胡炳榴的信心。他补充湖北老家一个谜语：“在家时青枝绿叶，出嫁后肌瘦面黄，一回回打落水底，莫提起，提起来眼泪汪汪。”谜底是船篙，谜面却像是农村妇女的处境。肖惠琴乐得拍手叫好，太巧了，那个男的是撑船的，手里握着船篙。

选对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半，思路统一后前进的每一步事半功倍。但这个题材故事性不强，必须走贴近生活的路。当时，外国电影纷纷进入，巴赞、克拉考尔等人的纪实美学理论也为中国电影家接受，就是用长镜头、深焦距记录生活细节，再现社会风情并挖掘其内涵。我很赞同这一审美把握，并把它贯穿在剧本中，笔尖紧紧盯住细节，让细节重复使用推动情节。如妻子陶春手洗脚盆服侍

丈夫余木生洗脚的情节多次出现，最后一次妻子病了，送洗脚盆的换成了女儿妹妹……这个细节转换也让我突然心痛无比。再如陶春常说的“我随你”多次出现，这让余木生在陶春病后无比悔恨，我怎不随你？他要去商店买回陶春曾经想买的外套，他要去找回失去的温柔，但这一切已经晚了。

光是这两人还不够，我又设计了一对年轻人，小伙在油榨房学徒，专事打撞，后因改用机械榨油，徒弟变师傅。姑娘是陶春的表妹，性格开朗充满朝气，对生活有追求，经常批评表姐懦弱，逆来顺受。两条线平行发展，构成对比。在这对年轻人身上，我花了不少工夫，既要耍戏，又要配合适当。有时比主角还要难写。

剧本写完后，自己打磨几遍，肖惠琴阅后，很快打印出来，在珠影厂文学部征求意见，有人感叹流泪，也有人觉得还不够，余木生对陶春还不够狠，应该有几次家暴行为。在艺术审美把握的关键时刻，还是肖惠琴站出来力挺。她说：作者所写的这一对夫妻，丈夫很爱妻子，只是潜意识里继承了封建残余思想，妻子也不是委曲求全地活着，她的悲剧性格正在于她是心甘情愿依附男人，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又有封建残余的深刻烙印。作者写出了历史的纵深感和对现实生活的剖析力。最后文学部主任一锤定音，就这样上报党委。

胡炳榴在拍摄这部影片时，非常尊重我的剧本，每改动一处都与我商量，他还在声音造型方面做了很特别的尝试。一是运用音响象征与隐喻：影片中古老的油榨房声声木撞象征着古老的农耕社会凝固不变的生活方式，而山外飘来的铁路大桥工地上发出的哨音和机器轰鸣声，则隐喻现代文明对小镇农村的冲击。二是影片结尾，当余木生用手推车推着陶春去龙溪寨时，独轮车的吱吱声与山寨那边的火车汽笛遥相呼应，体现了与一个新时代的对接，使整个影片的悲情气氛突兀地昂扬起来。二是通过声音营造空间感：胡炳榴把声音作为

一种间接形象，运用于空间结构中，形成多层次空间结构，如结尾处只闻小推车的吱吱声与山那边传来的火车长鸣声交织，却不见火车，让观众通过声音去想象更广阔的空间。这就是一个电影导演的空间意识。我曾问过他，这种想法从哪里来的？他笑着对我说，来自编剧你呀！你在写剧本之前，从辽阔的大地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不和谐音，启发了我。我是顺着你的思路延伸下来的呀！我顿悟了一个词语：知音。

影片《乡音》不负众望，1984年荣获文化部1983年度优秀影片二等奖、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会长钟惦棐这样评价：《乡音》的编导用一种静观默察式的审美态度，透过陶春、木生日常生活的原生形态，衔接起我们民族久远的文化传统，传导出当今普通农民的心理动律，具有哲理和诗意。

作为编剧，我得到了很丰厚的精神与物质奖励：1984年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晋升二级工资。1984年6月28日，省文化厅举行表彰大会，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出席，时任省委书记、省长赵增益发表讲话，并给我戴上大红花，颁发劳模证书。江西日报次日（6月29日）头版头条予以报道。这样的待遇给予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是空前的。

当年荣誉的花环，如今细看，每一个叶片都雕刻着那个年代对思想、对艺术的尊重。《乡音》的创作于我而言，是我艺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课。真正的创作，永远不是高高在上的俯瞰，而是俯下身子的倾听；不是高声大噪地灌输某种理念，而是从泥土深处生长出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真诚表达。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金”是最终的奖赏，更是那淘漉过程中，对生命本质的每一次触摸，对艺术真谛的每一分领悟。还有更多的“金”，它沉淀在岁月河底，至今，仍在每时每刻，对我和愿意倾听的人，发出深情的呼唤。

# 在路上行走

□ 胡光华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行走。我走的这条道路，山上尽桐子，路旁多栾树。“客里不知春去尽，满山风雨落桐花。”“平分秋色古今同，忽见繁华旋碧空。”春去秋来，花落花开，想来双城往返的日子已然数载。

在路上行走，除了要感知时令变迁、欣赏自然风光，还要用心感悟人情冷暖、品味烟火人间。特别对于独行客来说，需要精神物质的补给，才能抚慰羁旅之心，在奔波中得到心灵的安顿。

于我而言，这条路旁的早餐馆子，就是很好的心灵安顿之所，它与路上的自然之美同等重要。想着就美啊，周一清早从家中驾车出发，时间早晚、就餐地点，可以自由选择，就奔着热爱的那一口去。清晨因为少了许多打扰，便把时间全部留给空腹，让它们细细享受美好。

我最爱的粉店，在一个叫彬江的镇子上。这是一家没有招牌不起眼的小店，一想到那盘炒粉，便令人口舌生津。我总是路过停车，不等开口，老板娘便笑着问，炒粉呀？我点头。然后，她往锅里多加些配菜，下入米粉，哐当哐当抖动炒锅，最后淋上一圈米酒，起锅。

赣西人爱吃炒粉，我尝过不少，但似乎都不及这家小店。她家的炒粉不重油，也不柔韧缺少弹性，是嘴一抿就断的那种。恰到好处翻炒的时间和温度，把浓郁的香味完全裹在粉条上，送到嘴里便是一种满足。

第一次走进小店，见两口子正忙着，夫妻俩五十多岁。后来听说妻子是重庆人，我想，从一千多公里外的重庆嫁到彬江，是什么奇缘？估计年轻时在外打工时相识的，然后相知相爱。不久后，就只见老板娘守着店子了。闲聊中，才知道丈夫又外出务工了。小店就全部落在她的肩上。

老板娘性格很好，经常学着彬江方言向路过的熟人打招呼，脸上漾着笑。食客再多，她也不急不躁，把活儿整得熨帖。来的次数多了，她便知道我的喜好，那次因没买到龙溪芽，便客气地向我解释，满脸的歉意。我哪能介意，吃她家炒粉多年，早就体会到小店的不易。若非为了生活，这么大年纪，谁还愿意天各一方。

分别往往是为了更好地相聚。夫妻俩应该是幸福的，我发现每次微信付款，就会跳出“琴瑟和鸣”的名字，这是夫妻俩的心声吧，也一定是他们的现状。至今，我在这家小店消费上百次。吃的是一盘炒粉，也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心里远，爱相随，一切困难似乎都不是问题。

不吃炒粉的早晨，我常会光顾“西梦家包子铺”。包子铺在彬江镇过去十五公里的介桥村。包子铺由一幢砖瓦房改造而成，门前搭了个木棚，摆着四张方桌。叫一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盛一碗浓稠的白米粥，舀一勺香脆的萝卜干，美好的时光便开始了。

村就是村，尽管地处宜宜县城郊区，但总是被绿色簇拥着，绿色的田，绿色的树，绿色的蔬菜。也是被自在感染着的，有人漫不经心地刷着牙，有人蹲在屋檐下吃早饭，有人坐在门口不紧不慢地摘毛豆，有人荷锄归来时手里握着一把鲜嫩的绿菜，土狗旁若无人地踩着小碎步，麻雀在地上跳跃在瓦上翻飞。身处其中，便感叹在农村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没有各种信息轰炸的时间，在此刻慢了下来。

吃得多了，便听到不少包子铺的故事。包子铺主人西梦是个90后。刚创业那会儿，失败过彷徨过。后来做小孩喜欢、样式可爱、色彩亮丽的手工糕点，再后来把自家老房子变成工作室，尝试做肉包、粽子、饺子。不料肉包一出笼就火了，成为网红包子。

包子铺常年请着二十位村嫂，不停地搓揉包捏，从早到晚香气缭绕，香味弥漫不散，顾客络绎不绝。闲聊时，店里的大姐告诉我，西梦的抖音粉丝超过了四万，也开了分店，多的时候一天消化七八百斤鲜猪肉、上千斤面粉哩。话音未落，得意满脸，仿佛西梦是她骄傲的女子呢。

我在想，西梦家的肉包好吃，就在于它简单纯正。不追求外表光鲜，不要求馅料复杂，纯粹的老面和肉香直击味蕾，给人恒久的味觉之美。经历过创业起伏，女主人定是悟出了返璞归真的饮食哲学，这不也是人生的哲理么。她的故事里，有情感有温度，那是她对幸福的领悟。

进得新余市区，有一家五谷杂粮早餐店，也是经常光顾的。我偏爱此店，完全是因为人到中年。一路上，只有这家早餐店提供燕麦花生粥、红米粥、绿豆粥。对于食不求精的中年人，杂粮粥是最好的营养。

这家店的顾客因此多为中老年人。进店后，在消毒柜自取碗筷，自己舀粥，再来个包子或糖卷，榨菜丝、雪里蕻、酸豆角、柚子皮，各色小菜自取。我喜欢燕麦粥，加了新鲜花生仁，浓稠度刚好。肉包一看就是自产，其貌不扬，但口感还好好。糖卷个头大，面团发得刚好，有嚼头。

店主是一对夫妻，熬粥、蒸面点，都是赶早活儿，辛苦是显然的。但你看不到他们的疲惫幽怨，妻子面色沉稳，负责在店内煮粉面，丈夫在大堂张罗，每天曲不离口，都是最新的流行调。听着听着，把人的心也撩拨起来了，吃起来似乎更香。就着小菜喝着粥，我既放松又感慨：守一片小店，烹人间烟火，在欢喜中陪伴岁月悠长。街巷里的幸福，莫不如此。

在路上行走，我还特意拐进过分宜县城，找一家炒粉老字号，品尝店里品种多样的炒粉，感受火舌舔着炒锅的激情与快乐，欣赏店员忙而不乱的丰富表情。我走进过黄记米粉店，大块大块添加了猪油、鲜香无比的墨鱼面。

赣味小面馆、川味粉店、东北饺子店……这些路边早餐店，我都和它们有过交集。五彩斑斓的小店，烹饪着五彩斑斓的生活，滋养着五彩斑斓的生命，品味着五彩斑斓的人生。人们在这里迎接朝阳，获取身体的给养。往往，也能在这里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力量。对于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乡风民韵

# 血脉里的雉

□ 柳碧青

萍乡，一座充满传奇的城。这传奇不在高楼大厦间，而在那些老祠堂的青砖黛瓦里，在每年正月响起的锣鼓声中。我们萍乡人称之为“雉”。这字在舌尖一卷，便带着些古拙的意味，像一块沉在河床底里的卵石，摸上去总感觉到一种赣西丘陵特有的润与坚韧。

萍乡的雉，不是演给人看的人，它是我们自己的事，是祖辈传下来、与天地对话的方式。记得小时候，祖父牵着我的手，穿过湿漉漉的巷子，去祠堂前看雉舞。那时的我，总要仰起头，才能看清那些高高在上的雉面。开山神的威严，欧阳将军的威武，还有那小鬼的滑稽，都是我童年最熟悉的模样。祖父会说：“崽呀，这些都是保佑我们萍乡人的神，要敬着。”

如今，祖父已经不在，但我依然清晰记得看雉舞的光景。舞场通常设在老祠堂前的空地上。一方夯得坚实的土台，被几盏高挑的汽灯照得雪亮。那光也是硬的，白刺刺地劈开夜色，将合子照得如同戏台，纤毫毕现。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聚来，撑着各色的雨伞，将祠堂前的空地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低声交谈着，说的都是雉神的事——今年的雉面是谁修的，哪个后生第一次上场，去年的愿今年是否还上了。这些家长里短，在外人听来或许平常，在我们心里，却是最重要的事。

忽然，一声锣响，破空而来。那声音不脆，是闷的，沉的，带着铜锈的涩意，像从极古远的地方挣扎着传到今日。紧接着，鼓点便跟上了，咚咚咚，一声声敲在人的心口上。台后的帘子一掀，几个身影便踩着鼓点，缓缓地、却又极有分量地踱了出来。

那一刻，台下观看的人顿时静了下来，都仰着脸，静静地等着。没有喧哗，只有一种沉实的、期待的静默，压得低低的，仿佛一开口，就会惊扰了什么。

台上立着的，已不是寻常的农人。他们穿着色彩浓烈的古旧袍服，红与黑，黄与绿，在强光下显出一种斑驳的辉煌。而最慑人的，是他们脸上覆着的雉面。那已不是面具，是另一种生命。樟木雕刻，彩漆勾勒，五官是夸张了的，瞪目，呲牙，额上或生出尖角，或盘着蛟龙，在明明暗暗的光影里，森然地静默着。你看不见舞者的脸，他们的悲喜、他们的呼吸，仿佛都已与那面融为一体。他们成了神，成了鬼，成了远古传说里那些呼风唤雨、驱邪逐疫的英灵。

舞步是极重的。脚板踏在土台上，发出“嘭、嘭”的闷响，应和着心跳。动作也是拙的，大开大合，没有半分取巧的轻盈。一抬手，一投足，都带

着泥土的朴拙与山岳的沉稳。那是一种仪式，而非娱人的舞蹈。他们的身体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牵引着，旋转，腾挪，俯仰。手中的道具是一把木斧，或者一柄长剑，在空中划出呼呼的风声。那不是在表演，那是在执行一种古老的契约，与天对话，与地沟通，将人间的不祥与污秽，尽数荡涤干净。

我看得有些痴了。那领舞的“大神”，面如赤炭，目光如炬，每一个定格，都像庙里的金剛，凛然不可侵犯。而旁边那戴着白面秀士雉面的，舞姿却飘逸许多，水袖翻飞，似有文气流转。还有那扮作小鬼的，动作滑稽，在庄严肃穆中，又透出几分人间的诙谐。这雉面之下的悲欢，怕是比我们这些看客，要深沉得多。

萍乡的雉面，起于何时，已渺不可考。只知道，古时先民，面对山岚瘴气、疾病灾祸，无力抗衡，便雕木为面，披草为衣，鸣锣击鼓，狂舞酣歌，以酬神驱鬼。这雉舞，是跳给神看的，更是跳给自己看的，是一种从恐惧里生发出来的、倔强的勇气。那雕琢雉面的老匠人，指尖摩挲过多少木纹，才让一块凡木承接过这般厚重的祈愿？

鼓声愈发急了，如骤雨打荷。舞者的身影也愈转愈快，色彩斑斓的袍服旋成一片模糊的光晕。那些狰狞又神圣的雉面，在急速的晃动中，仿佛真的活了过来，有了呼吸，有了表情。它们瞪着台下芸芸众生，目光穿越千载，默然审视。一时间，我竟分不清，是在舞，还是神在行。台上与台下，古与今，虚与实，在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里，浑然熔成了一片。

猛然间，所有的声响戛然而止。

舞者定在原地，保持着最后一个姿势，如同亘古存在的雕塑。只有他们微微起伏的胸膛，和那雉面黑洞洞的眼眶里渗出的活人的热气，证明着方才的狂舞并非幻梦。静，死一般的静。台下的人群，也仿佛被施了定身法，无人动弹，无人出声。

良久，才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大家涌上前去，伸手触摸雉神的衣袍，祈求平安。母亲们抱着孩子，让那双小手去触碰冰凉的雉面，嘴里念着祈福的话。这样的场景，自我记事起，年年如此。变化的，是扮雉的人；不变的，是这份深入骨髓的信仰。

雉声一年年响起，如永不中断的脉搏。它从远古踏鼓而来，穿过田埂与巷弄，最终走进我们血脉最深处。外人看雉，看的是热闹，我们看雉，看的是血脉里的传承。这一张张雉面，这一声声锣鼓，连着的，是萍乡人千年的根。

怡情诗笺

# 关于月亮，我还能说什么呢

（外一首）

□ 卢时雨

关于月亮，我能说什么呢？  
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你  
朝如青丝暮成雪的白发  
照见你在花间独饮的孤独

它是你不离不弃的故人  
从峨眉山到敬亭山  
从长安到当涂  
你的快意和落寞，还有  
你的万古愁，只有它懂

你像大鹏一次次展翅飞起  
又一次次带着受伤的心  
回来。满仙啊！纵然你  
满腹才学，又岂能拯救  
一个肾虚的王朝？  
还不如去寻访名山大川  
和高适、杜甫喝酒吟诗痛快  
如果月亮让你思念妻儿  
就给他们写信：今夜，月光  
如霜华，伯禽，我想你们了  
你一边写，一边抹去脸上的泪水

关于月亮，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仰望过的月亮李煜后来也仰望过  
它照过玄宗的长安“万户捣衣声”的繁华  
也照过李煜不堪回首的故国  
它照过你的羁旅也照过苏轼的高愁  
它是你一生的伤疤，又何尝不是我们的？

# 邀李白、白居易重游九江

如果时光之针往回拨1300年  
我就可以在庐山遇见你  
仰望香炉峰飞流直下的瀑布  
那一年你25岁，胸襟凌云壮志  
梦想在大唐盛世匡庐社、济苍生

然而皇帝醉倒在贵妃的温柔乡里  
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  
怎会有你的用武之地？你总是在  
干渴之路上不断地碰壁、碰壁  
意气风发的少年成了贫病交加的老人  
长江上的扁舟载不动你的愤懑和哀愁

浮生若梦啊！满仙，真想邀你和乐天  
来故地重游，你们一定会作诗惊叹  
浔阳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景色  
美不胜收。今夜，我们就在琵琶亭  
喝个一醉方休吧。月亮旧是旧了些  
可它也听过千年前这里铮铮的琵琶声